



册亨布依族转场舞 人类学研究

CEHENG BUYIZU
ZHUANCHANG WU
RENLEI XUE
YANJIU

彭娜娜 吴秋林 姚丹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册亨布依族转场舞 人类学研究

CEHENG BUYIZU
ZHUANCHANG WU
RENLEI XUE
YANJIU

彭娜娜 吴秋林 姚丹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册亨布依族转场舞人类学研究 / 彭娜娜, 吴秋林, 姚丹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60-1463-4

I. ①册… II. ①彭… ②吴… ③姚… III. ①布依族—民族舞蹈—人类学 IV. ①J722. 2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273 号

册亨布依族转场舞人类学研究

著 者 彭娜娜 吴秋林 姚 丹

责任编辑 舒 松

责任校对 胡菁瑶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463-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册亨布依族转场舞人类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代安泽 余永燕

副主编：蒙冬明 刘恒学 罗荣仙 杨学权

统 筹：韦腾荣

策 划：张合胤

撰 稿：彭娜娜 吴秋林 姚 丹

审 校：蒙冬明 彭 龙 韦腾荣 张合胤 李先凤

《册亨布依族转场舞人类学研究》项目调查组

组 长：吴秋林（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省管专家）

副组长：张合胤（册亨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研究馆员）

成 员：彭娜娜（中山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姚 丹（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汤启香（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罗成芳（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

莫 忧（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目 录

绪 论 / 1

- 一、布依族和布依族民族性 / 2
- 二、村落民族志与田野方法实践 / 6
- 三、舞蹈人类学理论研究和布依族舞蹈研究概述 / 7
- 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转场舞 / 14

第一章 布依族与册亨布依族 / 17

- 第一节 布依族文化概述（上） / 17
- 第二节 布依族文化概述（下） / 32
- 第三节 布依族与册亨布依族文化 / 47

第二章 册亨县威旁大寨村民族志（上） / 52

- 第一节 历史自然概况 / 52
- 第二节 物质文化 / 61
- 第三节 村落的规约和节日文化 / 70
- 第四节 布依族婚恋习俗 / 77

第三章 册亨威旁大寨村民族志（下） / 86

- 第一节 丧祭仪式（入棺、赶牛、献夜饭、敬酒、送魂） / 86
- 第二节 丧祭仪式（堂祭、招魂、煮饭、开天门） / 111
- 第三节 乡村仪式和神话传说、歌唱 / 135

第四章 册亨威旁大寨布依族转场舞研究 / 146

第一节 威旁大寨转场舞的历史渊源 / 146

第二节 威旁大寨转场舞的原型与发展 / 155

第三节 威旁大寨转场舞的非遗化 / 163

第四节 威旁大寨转场舞的三种状态 / 170

第五章 布依族转场舞舞蹈人类学研究 / 175

第一节 布依族转场舞与乡村仪式 / 176

第二节 布依族转场舞与地域文化和村落现代发展 / 185

第三节 转场舞的舞蹈人类学实践研究 / 188

第四节 威旁转场舞的国家化和历史定位 / 192

附录:

资本融合视阈下黔西南传统布依族村寨乡村旅游建设研究 / 197

后记 / 215

绪 论

舞蹈是人的一种身体语言，是在“言之不足”的时候出现的事物，“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出自《诗·大序》^①，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言之”就是用语言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于是便使用“咏歌之”，当唱歌也不能表达内心的感情时，就出现了舞蹈，即只有舞蹈才能最为彻底地表达人的内心情感，而且手动为“舞”，足动为“蹈”。在一切的言语和歌唱都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时候，就只能用手舞之，以足蹈之，才能表达出来。由此看，布依族人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册亨县威旁大寨布依族转场舞”的起源历史和舞蹈人类学表达，与此种说法完全相符，册亨县威旁大寨的布依族转场舞就是当地布依族人在“无以言说”的历史情形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结果。

在没有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它在册亨县以威旁乡^②为主的布依族地区流传，而在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它的舞蹈审美娱乐功能得到放大和发展，传统的舞蹈和仪式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成为当地布依族人珍贵的文化财富。对册亨县威旁大寨的布依族转场舞进行人类学研究，也正是在国家非遗保护的情形下，是对布依族转场

① 《诗·大序》也称为《毛诗序》。先秦典籍被秦火焚烧后所剩无几，《诗》靠口耳相传得以流行。汉初传《诗》者分四家，即鲁之申培生、齐之轅固、燕之韩婴、鲁人毛亨传毛萸。分别称作鲁诗、齐诗、韩诗、毛诗。鲁、齐、韩“三家诗”今已亡佚，独毛诗传世。

② 如今的威旁乡在行政区划上已经合并于册亨县冗渡镇，但为了历史表述的自然延续，我们于此仍然称这里的布依族转场舞为“威旁大寨布依族转场舞”。

舞的一种深入研究性的保护。

一、布依族和布依族民族性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布依族人口有287万,在全国56个民族人口排名第12位,是中国西南部一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是云贵高原上一个古老的且有着灿烂文化的民族。布依族人主要居住在贵州,约占布依族总人口的97%以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分布在云南、四川、广西等省区。贵州省是中国布依族的祖源地,贵州省的布依族文化是中国布依族文化的代表。

布依族人的祖先长期居住在南北盘江、红水河低热河谷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贵州省现今有17个世居民族,在自然习惯排序中,“苗、布、侗……”位置一直未变。

贵州境内的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除此之外,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安顺市、六盘水市、毕节市、遵义市、贵阳市等地,也有布依族人散居和小聚居,但据实际调查,贵州省的布依族主要分布在现今贵州省南部地区,贵州省北部地区的布依族人很少。

省外的布依族人散居于云南、四川、广西以及境外的越南北部等地。

布依族的族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越人。古代越人分布地域广,支系庞杂,故称“百越”。布依族人的祖先与分布在广西北部 and 贵州南部的“骆越”有直接关联。“骆越”之意,就是“垦食雒田的越人”。布依语里称山间所形成的谷地为“洛”,意即“骆田”就是山谷里的田,布依族地区仍有“那洛”“纳洛曼”“纳洛如”等田名。

布依族的族别名称,汉以后叫作“僚”或“俚”;唐代叫作“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宋元以后称其为“仲家”;明清时期出现了“仲苗”“仲蛮”“青仲”“仲家”的称呼;从清代到民国还被称为“仲家”“夷家”“夷族”“水家”“水户”“土人”“土边”,等等。

在《贵州省志·民族志》的表述中,布依族自称“濮越”或“濮夷”。汉字记音写作“布夷”“布依”“布越依”,等等。“濮”在布依语中是“族”或“人”的意思。故旧方志中,有将布依族记为“夷族”“夷

家”“夷人”者。“夷族”曾是布依族族名确定以前的普遍称谓。20世纪50年代初,地方人民政府挂牌就以“夷族”命名。当时布依族人士进京,填报的民族成分为“夷族”。1953年10月,各地布依族代表经过协商,报国务院批准,根据本民族的意愿,正式统一用本民族共同自称的“Buxqyaix”(汉语音译布依)作为族名。

布依族人大部分以“布依”或“布越”自称。“布”是“人、民族”之意,“依”即“越”,是布依族族名专称。

布依族以农业为主,享有“水稻民族”之称。

布依族人传统的民族民间信仰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巫术等。

布依族传统信仰中的摩(有学者称“摩教”),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布摩”,布依族人称之为“布摩”或“摩公”。摩教信仰的经典——《摩经》,主要有《殡亡经》《古谢经》等,也有与驱邪、祈福、禳灾等目的相对应的种类繁多的各类杂经,且有比较固定的仪式和规范。

布依族在每年的“二月二”祭祀“土地神”,祈求神灵保佑全寨安宁,杀鸡敬祖,吃两色(白、黑)糯米饭;“六月六”祭田神、土地神和山神,祭毕用鸡血沾上各色纸旗,做成大鸟形分别插在每块田中。

在旧时代的社会政治中,布依族先民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有“宗族制”“议榔制”“寨老制”“番”“马”“库”“枝”,等等。

在贵州布依族地区,古时的政治制度中还有“土司制”。《贵州省志·民族志》中载:“布依族土司制,源于汉,成于元代,备于明清。”^①这一制度对于今天的布依族地区还有一定的影响。此外,《贵州省志·民族志》中还载:“清沿明制,虽雍正五年‘改土归流’,但土司制仍在一些偏僻地区延续至民国初年。”^②

这些地区性质的社会组织,在清末时基本上已经消失,但是其社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并且影响人们的精神和观念,这些我们在今

① 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190.

② 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191.

天的布依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时仍然能够感觉得到。

布依族人的神话传说丰富多彩。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童话、寓言、谚语、诗歌等口头文学,传述着古老的民族历史,歌颂着人民的勤劳勇敢……其题材广泛,意境优美,语言生动,富于想象力。

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有本民族古文字,20世纪50年代又创制了拉丁布依文。布依族古文字在《布依族文化大观》^①中被表述为“六盘水类型”“威宁类型”“类汉布依方块字”三种类型。

布依族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由于布依族与汉族长期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因此布依语词汇系统中有不少汉语借词。布依语有完整的语音系统、丰富的词汇和富于表现力的语法结构。尽管布依族人口众多,居住地区广,但其语言在布依族内部,只有土语之分,没有方言之别。

布依族主要居住在贵州省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其房屋多为吊脚楼,古称“干栏”。楼底圈牲口、堆杂物,二楼住人,三楼存放粮食。

布依族的文化艺术绚丽多彩。传统舞蹈有转场舞、铜鼓舞、织布舞、狮子舞、糠包舞、撒麻舞等。传统乐器有唢呐、月琴、洞箫、木叶、笛子、胡琴、牛骨胡、葫芦胡等。布依戏、地戏、花灯剧是布依族人喜爱的剧种。大歌和小歌是流传于黔南的具有多声部结构的两种歌唱形式;盘歌则用唱歌来盘问对方,演唱双方随机应变、互相问答,天文地理、山川草木皆可入歌。黔西南地区的布依族音乐“八音坐唱”有“音乐活化石”“天籁之音”的美称。

由农家自己纺织的布依土布久负盛名,其布依织锦(彩锦和素锦)、格子布、蜡染布等尤为精致。布依族的蜡染久负盛名。早在宋代就有贵州惠水特产蜡染布的记载。清代史书上所说的“青花布”,就是蜡染布。除蜡染之外,布依族民间传统工艺还有扎染、织锦、刺绣、木雕、石雕、竹编等。

布依族的服饰很有特色。服饰多为青、蓝、白三种颜色。男子的服装式样各地基本相同:多包头帕,头帕有条纹和纯青两种;衣服为对襟短

^①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布依族文化大观[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

衣，一般是内白外青或蓝，裤子为长裤；老年男子多穿大袖短衣或青、蓝长衫，脚穿布统袜。现代布依族妇女的服饰各地不一，妇女着大襟短衣，部分着百褶长裙。

布依族人以大米、玉米为主食，以小麦、高粱、薯芋和豆类为辅。他们的肉食主要来自家畜和家禽，还爱捕食松鼠、竹鼠和竹虫。酒在布依族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每年秋收之后，家家都要酿制大量的米酒储存起来，以备常年饮用。

布依族实行自主婚姻。接亲时要对歌，俗称对姐妹歌。新娘到男方家的当天晚上，要举行唱荷包歌和要荷包的活动，有“一夜荷包一夜歌”的说法。

传统节日有“了年”“二月二”“三月三”“六月六”“吃新节”“七月半”等。

布依族人的族源关系源于越人，但在后来的文化演化中发展了自己的族群文化。布依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而又严格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民族，他们的先人非常善于向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学习，文化心理中的慕汉心理最重，他们的文化有许多东西均是从汉族文化中学习发展而来。比如布依戏，其中的许多故事就直接取材于汉族的教化演义故事和爱情故事。但这样的学习一点也不影响他们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比如语言的使用，在布依族人中至今没有语支，只有土语，各个群体之间通话不受影响。祖先崇拜的信仰受到汉族血缘宗亲的影响，但自己传统的“摩教”信仰一直存在，并且在许多地区保存完好。自然信仰文化中也有自己的固有传统，其社神信仰尤为独特，是中原地区兴于春秋时期的土地信仰文化在今天布依族文化中的遗存。

今天的布依族人，丧祭文化中的一系列仪式仍然保留了其古老传统，也仍然影响着今天布依族人的生死观念。婚姻的传统也在一些地区保存完好，并且保持着有限度的“不落夫家”的习俗。

布依族人在服饰文化创造上很有天赋，蜡染和格子花布、素锦等都是其染织文化中了不起的创造。还有数种类型的服饰表现，在各民族中亦是绚丽夺目的，其在服饰类型表现上仅次于苗族。

布依族人在艺术文化上的发展更是引人瞩目，音乐上有“八音坐唱”，

戏剧上有“布依戏”，而且布依戏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艺术发展已走向了综合艺术的阶段。

布依族人还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歌唱来表达感情和叙事的民族。在婚礼中有婚礼仪式歌，即若没有演唱，一个婚礼的仪式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在丧祭仪式中也是要唱歌的，即一些仪式也是在歌唱中完成的。“说的没有唱的好听”，这也是布依族人的文化传统。布依族人在“歌咏之”的阶段表现非常突出，非常喜欢并善于使用“歌咏之”来表达感情。

二、村落民族志与田野方法实践

册亨县是中国布依族传统文化富集的地方，尤其以布依戏和转场舞最为著名，代表着布依族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文化的最高水平。另外，服饰文化、八音坐唱、高台舞狮等也很有名，故册亨县是布依族传统文化表现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

册亨县总面积 2598 平方公里，人口约 24 万。册亨县布依族占全县人口的 76%，有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等民族分布。^①册亨县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西南部。东隔北盘江，与望谟县为邻；南隔南盘江，与广西乐业、田林、隆林三县相望；西倚安龙县；北与贞丰县接壤。

册亨县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布依族转场舞就分布在册亨县威旁乡一带的布依族村寨里。布依族转场舞的人类学研究的调查，主要在册亨县的威旁乡展开。主要使用的是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田野的参与和观察是主要的视野，而各种式样和性质的访谈是其主要的方法。其间，还有影像民族志的记录和采访。

该调查课题组是在 2016 年 2 月开始进入威旁乡的大寨村进行调查的，两个月之后，课题组大致完成了基础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课题组分别在 4 月、6 月、9 月，以及 2017 年年初，又数次进入田野点进行调查。

大寨原名秧弄（布依语），即美丽、幸福的意思。大寨村不仅山水如画，更是民族文化保护区，民族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艺术独具特色，

^① 有关册亨县的概况参见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

有“转场舞”（又名嘞呜）、“高台舞狮”“布依棍术”“荡秋千”“糍粑舞”等。转场舞不但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家保护，而且在舞蹈文化上，作为全省原生态民族舞蹈艺术文化得到开发、保护和传承，成为知名文化品牌，2007年在“多彩贵州”舞蹈大赛中获优秀奖。

通过对册亨县威旁乡的转场舞进行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更为深刻地理解了布依族转场舞的文化意义。作为一种源自民族民间乡村仪式传统的舞蹈，包含了此地布依族文化的历史和深刻的传统，也与布依族的族群社会、村落政治、信仰仪式、乡村审美、节日习俗，以及服饰、音乐等都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这些使我们在后来的舞蹈人类学研究中，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册亨的布依族转场舞。

三、舞蹈人类学理论研究和布依族舞蹈研究概述

现代的学者认为，舞蹈概念是：“舞蹈是人体动作经过节奏化、模式化处理后的艺术；但与同是人体动作的杂技相比，它具有更多的抒情性；而与同是人体动作艺术的哑剧相比，它则具有更多的概括性；但它最终的意义则在于从肉体和精神这两个层面之上，完成超越现实的飞跃”^①。但舞蹈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对其有更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舞蹈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成为舞蹈研究者的共识，以社会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对舞蹈的研究在当今诸多关注舞蹈的学术探索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艺术圈和舞蹈界近些年来对人类学的兴趣有增无减。”^②

在舞蹈人类学概念被人们提出和关注之前，经典民族志中就有大量对舞蹈的描述。《安达曼岛人》^③《萨摩亚的成年》^④《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

① 欧建平. 舞蹈人类学引论 [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5 (04).

② 王建民. 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5 (05): 5.

③ [英] 拉德克里夫·布朗. 梁粤译, 梁永佳, 校. 安达曼岛人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④ [美] 玛格凡特·米德. 周晓红, 李姚军, 译. 萨摩亚的成年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和魔法》^① 都有舞蹈民族志的记录,并且在对舞蹈的描述中表现出一定的学术诉求。

对舞蹈人类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舞蹈人类学理论的关注;二是对舞蹈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在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关注中,对它的概念和源起时的基础性研究有许多。

“舞蹈”(dance)一词源于欧洲,但舞蹈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一般认为始于19世纪末。早期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多是描述性的^②。从研究发展链条看,对舞蹈的研究从来都是偏学科性的,从文化角度去研究舞蹈收获颇丰。

以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舞蹈进行研究的起始较受公认的是1960年 Gertrude Prokosch Kurath 在 *Current Anthropology* 上发表的 *Panorama of Dance Ethnology*。它的出现,确立了舞蹈人类学正式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Kurath 基于1960年前后与各国学者十八个月的通信所搜集的关于当代人类学的舞蹈民族学调查资料,对全球范围内的舞蹈研究做出了简要概述,认为舞蹈都是人们生活的反映,各区域的研究多有领域分歧。关于舞蹈民族学, Franziska Boas 在给 Kurath 的回信中指出,舞蹈民族学是“将舞蹈作为表达文化和社会形式的研究媒介,或研究文化模式中的舞蹈功能”。Kurath 认为舞蹈民族学从严格意义上讲,将被局限于图案化的现象;从广义上讲,它是可以处理任何特征和表现力的运动,因为日常运动是舞蹈的根源,即所有形式的舞蹈都属于民族学范畴。Kurath 指出舞蹈的传播,从内容到性质,均存在着从宗教性向娱乐性转变的倾向。Kurath 还指出在舞蹈的创造和表达中,舞蹈受舞者社会角色扮演的限制,亦受性别的限制,从舞者性别上可分为排斥性别与混合性别两种不同的舞蹈,前者生存的环境和现状不同于后者,后者更有生机,前者正逐步被淘汰。排斥性别的舞蹈

① [英] E. E. 埃文斯·普理查德. 覃俐俐,译. 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② William Ridgeway.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A Reply* [J]. *The Classical Review*, 1916: 307; R. R. Marett. *The Dramas and Dramatic Dances of Non-European Races* [J]. *The Classical Review*, 1916: 305-6.

又分为男性独立舞和女性独立舞，两者基于文化场域中的作用区分，由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决定。从进化论角度看，排斥性别的舞蹈在前，混合性别的舞蹈源于社会的发展需求，混合性别的舞蹈更适于娱乐与交际，当然，它也为人类的延续起着作用。舞蹈的表达同样受其存在的组织群体的影响。自然环境亦会影响仪式和舞蹈的内容、形式或风格。舞蹈的延续或演化会受社会结构的限制，舞蹈的传播使得某一地域范围内的舞蹈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似性。Kurath 基于舞蹈的内容、传播、借鉴、涵化、丰富、兴衰等，认为舞蹈呈现出的动态演绎，依赖于一种核心风格和结构，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一种文化的舞蹈模式上，而且体现在人际关系、社会组织、环境适应以及对这种文化接触的调整上。

中国的舞蹈人类学研究是在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下展开的，一开始就呈现出比较高的水平。也是从基本概念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

王建民认为：“舞蹈人类学在英文中常用 *anthropology of dance* 来表示，这个词的含义是‘关于舞蹈的人类学’，也就是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舞蹈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或者专门的研究领域。舞蹈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类学与舞蹈学交叉但更倾向于人类学的一门学科。强调通过田野民族志研究，从那些参与在其中的人们，如舞者、舞蹈编导、教师、观众的视角出发，把舞蹈放在其所在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去进行考察研究。舞蹈人类学还应当以跨文化的眼光，借助不同舞蹈文化的发现去深入研究，对以往作为‘常识’的有关舞蹈的主流学术观点，特别是对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舞蹈观进行反思和批判。”^①

张曦在舞蹈人类学的基础认知中强调了舞蹈的社会和文化，“尽管舞蹈总是与身体及身体的动作相关，但身体所在的社会、文化确是舞蹈研究首先必须要面对的”^②。

舞蹈人类学也被称为舞蹈民族学。在美国，研究舞蹈的学者会被人们称为“舞蹈民族学家”（*dance ethnologists*）或“人体运动人类学家”

① 王建民. 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5 (05): 6.

② 张曦. 文化概念与舞蹈人类学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5 (05): 12.

(anthropologists of human movement)^①。在德国亦如此。人们把舞蹈民族学的概念定义为：“有关文化意义、宗教功能、象征和社会地位各方面的族群舞蹈的科学研究。”^② 王建民也认为：“舞蹈民族学可以被定义为人体的姿态类型化的现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舞蹈民族学研究具有特征的、表现性的运动，其发现对于历史文化分析将是必不可少的。……舞蹈民族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族群文化中去审视舞蹈。”^③ 基于族群的舞蹈的研究范畴属于人类学研究范畴，这从“舞蹈也经常出现在仪式、祭祀等活动中出现，被认为是所在民族或族群民族文化，特别是精神世界的集中表现”^④。

基于舞蹈民族学的概念，王建民还提出了舞蹈民族志的理论思考。他认为：“舞蹈民族学、舞蹈文化研究、民族舞蹈学、表演研究、舞蹈人类学和人体动作人类学都在强调舞蹈的文化场景性。舞蹈民族志强调要用在田野调查点搜集的与舞蹈动作动态、舞蹈队形、舞蹈动作和舞句、舞段之间的结构关系有关的社会价值、宗教信仰、象征编码和历史建构等场景化的信息来说明舞蹈的意义。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田野笔记、音响和影视记录及舞蹈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延续较长时间的、深入地、与舞蹈有关的文化、制度的场景研究。”^⑤

舞蹈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在中国也得到比较广泛的展开。比如，王元翠的《舞蹈人类学视角下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基因解码》^⑥，任艳花的《舞蹈人类学视野下“香花佛事”舞蹈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⑦，凯阿里伊

① Adrienne L. Kaeppler. *Dance Ethnolog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Dance*, in *Dance Research Journal*, Vol. 116-125, No. 1, 2000.

② Gertrude P. Kurath. *Panorama of Dance Ethnology*.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 No. 3, 1960.

③ 王建民. 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5 (05): 8.

④ 王建民. 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5 (05): 11.

⑤ 王建民. 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5 (05): 11.

⑥ 王元翠. 舞蹈人类学视角下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基因解码 [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6: 14.

⑦ 任艳花. 舞蹈人类学视野下“香花佛事”舞蹈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 [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 (08)

诺霍牟库著、刘晓真译的《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芭蕾是民族舞》^①等。在这方面，高校的研究关注更多，相关的硕博论文有次仁卓玛的《波密“波卓”森林人歌舞研究》^②、裴荣的《蒙古族宗教舞蹈“查玛”的艺术特质与文化内涵》^③、张帆的《新疆维吾尔族舞蹈“暮乃姻”与“刀郎”的比较研究》^④等。

这些研究是舞蹈人类学在中国的理论实践，它们在舞蹈人类学应用上做了许多开拓。

册亨的布依族转场舞属于民族民间舞蹈。

对于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中国舞蹈史》中有着详细的介绍，并指出中国的原始舞蹈在石器时代已存在，1973年青海大通县出土的舞蹈纹饰彩陶盆可为此作证。另外，纪兰慰、邱久荣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⑤，罗雄岩写的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⑥等相关著作，对于中国民族民间的舞蹈也有介绍和研究。

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资源非常丰富，研究的文章也有很多，呈现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姚岚的《巫傩舞源流简论》^⑦、罗斌的《贵池傩舞与文化生态保护区》^⑧、李祥林的《村寨仪式中身体展演的神圣艺术——岷江上游黑水地区铠甲舞之人类学考察》^⑨、卫艳蕾的《晋南临汾地区鼓舞传承谱系调查研究》^⑩、李永祥的《舞蹈人类学与彝族民间烟盒

① 凯阿里伊诺霍牟库. 刘晓真, 译. 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 芭蕾是民族舞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6 (03).

② 次仁卓玛:《波密“波卓”森林人歌舞研究》, 西藏大学, 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裴荣:《蒙古族宗教舞蹈“查玛”的艺术特质与文化内涵》, 内蒙古大学, 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张帆:《新疆维吾尔族舞蹈“暮乃姻”与“刀郎”的比较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 纪兰慰, 邱久荣,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⑥ 罗雄岩.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 [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

⑦ 姚岚. 巫傩舞源流简论 [J]. 船山学刊, 2009 (03).

⑧ 罗斌. 贵池傩舞与文化生态保护区 [J]. 民族艺术研究, 2009 (03).

⑨ 李祥林. 村寨仪式中身体展演的神圣艺术——岷江上游黑水地区铠甲舞之人类学考察 [J]. 民族艺术研究, 2009 (03).

⑩ 卫艳蕾. 晋南临汾地区鼓舞传承谱系调查研究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3 (03).